

试论越南将南海问题国际化之举措

——兼论其与越南海洋经济战略的关系

邓应文

(暨南大学东南亚研究所 广州 510630)

[关键词] 越南; 南海; 国际化; 海洋经济战略

[摘要] 本文通过整理越南利用 2010年担任东盟轮值主席国之机, 把南海问题进一步国际化的一系列举措, 以及越南 2010年以来试图寻求外部支持的动向, 论证其试图把南海问题国际化的策略。指出越南把南海问题国际化的举措是近期中越关系深层次矛盾处于微妙变动与复杂状态的最主要也是最根本原因。越南努力把南海问题国际化是与其长期以来推行的海洋经济战略紧密相关的。

[中图分类号] D833.3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6099(2010)06-0029-08

Vietnam's Internationalization Actions in South China Sea Issue — Concurrently Discus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Vietnam's Internationalization Actions and Its Marine Economy Strategy

Deng Yingwen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Jina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630, China)

Keywords Vietnam; South China Sea; internationalization; marine economy strategy

Abstract The paper aims to examine Vietnam's internationalization strategy of South China Sea issue by studying Vietnam's actions of further internationalizing South China Sea issue and seeking support from the outside by taking the opportunity of 2010 ASEAN presidency. The paper argues that it is the fundamental and essential reason resulting in slight change and complexity of China-Vietnam relation. Vietnam's efforts of internationalizing South China Sea issue are closely relevant with its long-term implementation of marine economy strategy.

南海问题一直以来都是东亚地区热点问题之一, 也是中越两国关系中最大的症结点。自美国 2010年 7月 23日在越南河内召开的东盟地区论坛外长会议上宣布南海问题是其国家利益而高调介入南海主权争端后, 南海问题国际化事实上已趋于公开化与复杂化。中越南海主权争端问题由此更趋于紧张敏感。不可否认的是, 南海问题日趋国际化, 致使中越两国关系中的深层次矛盾正发生微妙复杂的变化。为何会有这样的变化? 笔者认为, 这与 2010年越南利用担任东盟轮值主席国之机, 采取的一系列将南海问题国际化的策略与举措有着密切的联系。

毋庸置疑, 南海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固有领土。但是, 包括越南在内的部分东盟国家却视其中的一些岛屿为其所有而加以控制, 近年来他们更是

利用各种机会高调宣布其主权诉求。由于实力对比悬殊, 越南等国家在南海主权争端问题上无法单独与中国抗衡, 为此, 他们都希望并迫切地需要彼此联手甚至联合区域外的其他力量来对抗中国, 这就是这些国家一直以来试图把南海问题国际化的根本原因。在这一方面, 越南的表现尤为突出。事实上, 近年来越南已经把南海问题国际化列为其对外战略的重要课题之一。越南是如何把南海问题国际化的? 其深层的原因又是什么? 笔者拟通过分析 2010年越南担任东盟轮值主席国期间在南海问题上的一系列举措, 以及越南 2010年以来试图寻求外部力量支持的动向, 论证其把南海问题国际化的策略和意图; 同时结合越南长期推行的海洋经济战略来分析其把南海问题国际化的深层原因。

* [收稿日期] 2010-11-22

[作者简介] 邓应文, 暨南大学东南亚研究所副教授。

一 越南利用担任东盟轮值主席国之机努力将南海问题国际化

越南于 1995 年加入东盟, 15 年之后的 2010 年, 越南第一次成为东盟轮值主席国。这对越南的外交来说是极其重要的一年, 在强化越南在东盟的影响力、其致力于建构东盟共同体的政治安全^[1], 以及借助外力推进南海问题国际化等方面, 都是一个难得的机会。事实上, 由于越南的努力, 2010 年在河内顺利召开了第 16 次、第 17 次东盟首脑会议、第五届东亚峰会以及其他一系列会议。包括越南在内的东盟国家都认为这几次会议取得了实质性的成果。2010 年 10 月 30 日在河内召开的以“从愿景到行动: 迈向东盟共同体”为主题的第 17 次东盟首脑会议上, 东盟轮值主席、越南总理阮晋勇在积极评价东盟首脑会议议题内容的同时, 宣布了会议议题中有关东盟国家对南海问题的共同观点, 即: 维持南海的稳定与和平是东盟及地区内外国家的共同利益; 与南海问题有关的国家承诺加强对话与合作, 一致认为要在国际法特别是《1982 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基础上以和平方式解决南海争端; 东盟国家欢迎为这一地区的和平与安全作出努力和贡献的力量。阮晋勇同时重申了尊重和有效开展东盟与中国之间签订的《南海各方行为宣言》(DOC), 并努力将其提升成为《南海各方行为准则》(COC) 的立场。根据这一主导思想, 东盟和中国应尽快协商实施办法^[2]。

从表面上看, 第 17 次东盟首脑会议议题与往年相比没有十分明显的不同, 但是, 会议却首次把南海问题写进了会议议题中。并且, 东盟国家在处理南海问题上取得了共识, 这一点值得注意。这是以往东盟首脑会议中没有明确提出来的议题, 可谓 2010 年越南担任东盟轮值主席国后东盟会议的一大突破。其中第一次明确提出了东盟强调“要在国际法特别是《1982 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基础上以和平方式解决争端”, 以及“欢迎为这一地区的和平和安全作出努力和贡献的力量”这两点, 说明东盟国家已经把南海问题国际化进程推进了一大步, 由此也可以看出包括越南在内的部分东盟国家试图把南海问题国际化的愿望和决心。

第 17 次东盟首脑会议把南海问题写进会议议题, 这与轮值主席国越南的作用是分不开的。实际上, 在 2010 年 7 月南海问题正式被列为影响东亚地区稳定局势的热点问题之前, 越南已经决心利用轮值主席国的有利时机, 把南海问题列为一系列会议的重要议题之一。

以往的东盟首脑会议通常每年召开一次, 但 2010 年却例外地分别于 4 月与 10 月召开了第 16

次、第 17 次两次会议。

2010 年 4 月 9 日, 也即第 16 次东盟首脑会议的次日, 越南总理阮晋勇会见国内外记者时被问及本次东盟首脑会议能否就南海问题达成一个协议时, 他回答说: “维护东海 (即中国的南海, 以下同——笔者注) 的和平稳定及安全是东盟和区域内国家的共同利益和最大的关心点。区域内有关的国家制定了许多协议和合作机制, 以保证东海的和平、稳定与合作, 《南海各方行为宣言》(DOC) 就是其中的一个。东盟与中国已同意尽早召开会议, 来讨论促进实施 DOC 的办法。我们相信, 出于维护地区稳定利益的善意, 各方将继续遵守和实行 DOC 以及《1982 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以维持与促进东海的和平、稳定和安全。”^[3]

4 月 10 日, 越南的一篇题为《越南决心推进东海主题》的文章就提到, 越南决心在这一“热点”地区正在发生剧变的背景下推进东海主题。文章指出, 《南海各方行为宣言》将被列为第 16 次东盟首脑会议上各国领导人讨论的主要议题之一。文章也提到, 4 月 6 日, 大会发言人陈玉安在回答 BBC 的采访时说: “《南海各方行为宣言》(DOC) 是关于和平、稳定和合作以及建立互信的话题, 是所有国家关心的领域。这也是东盟实现共同体的 14 个优先领域之一, 因此越南将其列入第 16 次东盟首脑会议各国领导人议事内容中。”在被问到“本次会议能否把《南海各方行为宣言》(DOC) 提升到《南海各方行为准则》(COC)”时, 陈玉安回答说: “《南海各方行为准则》(COC) 是东盟与中国之间签订的一个文件, 它是一个目标, 各国将为实现这一目标而努力。”该文章还指出, 把《南海各方行为宣言》和南海问题写进会议议题, 是越南政府将南海问题国际化进程中迈出的新一步。越南资深外交评论家阮玉常博士指出: “从 2009 年至今, 东海问题国际化的过程自然而又合理。”^[4]这些发言的一个重要背景是, 在 4 月 8 日第 16 次东盟首脑会议上, 越南千方百计要把南海问题写进会议议题, 但由于遭到中国的坚决反对而最终无法实现。

从上述事实可以看出越南利用担任轮值国主席之机把南海问题国际化所作的种种努力。

此外, 2010 年 10 月 27 日在河内召开的第 17 届东盟首脑会议之际, 东盟外长会议公布了《东盟关于南海海上搜救遇难船只和人员的合作宣言》。宣言的内容如下:

(1) 鼓励各成员国指定有关部门成立救助指挥中心或者相应机构, 以配合其他成员国的相应机构, 保证及时救助遭遇海难的船只和人员。

(2) 鼓励各成员国的救助指挥中心 (RCC)

及相应机构之间开通直通热线或其他各种正式通讯渠道,及时分享相关信息以及救难活动的经验。

(3) 敦促各成员国迅速响应其他成员国救助指挥中心或相应机构的要求,尽可能根据自己海上救难能力,提供各种适合海上救难活动的设备。在一成员国的领海或群岛内发生海难,当遇难方求救时,救难国一方要取得遇难方所属国家的同意。

(4) 鼓励各东盟代表机构给那些在未与之设立外交关系的第三国的海域上遇难的成员国船只提供帮助。

(5) 促进各成员国救助指挥中心或相应机构加强合作,以提高海上救难能力。

(6) 促进东盟与对话国以及有关国际航海组织的合作以及信息共享,加强东盟海上的救难能力。

(7) 强化并发展相互配合的区域紧密合作观念,确立地区政策,完善活动机制,健全通信系统,随时准备迅速有效地实施海难救助活动。

(8) 东盟秘书处负责把各成员国救助指挥中心或相应机构的名单颁布给各成员国。

这一宣言不损害和违背东盟成员国在符合国际法时行使的本国权力和法律^[5]。

以上宣言的八项内容具体而详细,可以说,这一宣言是落实第17次东盟首脑会议主题“从愿景到行动:迈向东盟共同体”的一个组成部分。从表面上看,这是一个有关东盟如何实施海难救助的人道主义行动宣言。但是从本质上看,这一宣言反映了越南试图协调东盟国家在应对南海问题上的步伐的意图。应该说,这是越南一系列努力的结果,也是越南总理阮晋勇提出的“从口号落实到行动”^[6]的倡议的体现。2010年7月19日在河内召开了关于东盟安全与政治一体化会议的第四次大会,大会发言人陈玉安会后对记者说:“各国部长同意越南提出的关于海上救难合作的倡议,各国部长也欢迎越南提出的组织东盟各国安全机构最高官员会议继续就这一倡议进行讨论的建议。”^[7]这可视作越南为促使东盟外长宣言出炉所作的重要动作。在此之前,在东盟首脑会议以及东盟外长和国防部部长会议等一些重要的部长级会议上,还没有正式文件提及南海的合作问题。越南作为轮值主席国,在推进东盟在南海问题的合作方面迈出了实质性的一步。

二 越南将南海问题国际化的其他举措

越南除利用担任东盟轮值主席国的机会外,还通过其他多种方式突出其在南海问题上的存在,由此达到将南海问题国际化的目的。其中,加强与其

他国家海军的合作方面的举措尤为值得注意。

2010年5月11日,越南国防部长冯光青在出席东盟国防部部长会议后答记者问时说:“我在会上陈述了越南的国防政策,目的是要与其他国家增强合作。我们除了国内自身努力外,关键而必要的是与国外加强合作。越南的安全是东盟各国安全的一部分。越南处于亚洲太平洋地区,这一地区有着航海安全问题、非传统安全问题特别是恐怖活动、跨国犯罪活动、天灾、疾病等等问题。越南不能单独解决这些问题,需要在尊重独立、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以及互不干涉内政的基础上得到东盟以外的国家的合作。”在谈到与美国的军事关系时他指出,“与美国的军事合作将会有新的进展,双方将在多方面进行合作。越南提议美国帮助越南培训军队干部的英语,开展医疗方面的合作,排除遗留在海上的炸弹,为越南寻找失踪人员提供信息,为越南提供海上天气预报信息,以使越南能预防和避免可能发生的暴风灾难。”与此同时,在回答在建设军队现代化、保证国家主权方面越南已经做了什么问题时,冯光青说:“我们向世界公开宣布要建设一支革命的正规的精锐的以及逐步现代化的军队。随着经济的发展,我们需要发展军事的潜力来保卫我国领土安全与完整。我们有两个战略任务:与各国建立合作关系;建设强大的国防、军队,以更好地保卫祖国。”^[8]

5月26日,越南海军司令阮文献中将出席国会会议,在回答记者提出的“越南海军正与其他国家海军一道共同进行海上巡逻,其目的是什么”这一问题时说:“近来越南海军根据多方化、多样化和融入国际的指导方针,积极与其他国家进行共同海上巡逻及维护和平。与泰国进行了20次海上巡逻,与柬埔寨的合作次数与泰国差不多,与中国有9次。共同巡逻的最主要目的,是通过共同演习使各方互相了解并掌握对方的实际情况,以加强信赖关系。通过演习,各层次的军官士兵互相接触,不单高级军官,年轻士兵也能相互接触,这将促进今后的友谊与海上和平。”^[9]

8月初,美国航母“华盛顿·乔治”航行到距离越南中部港口岷港200海里的越南专属经济特区时,邀请了岷港代表团和驻地军队登舰参观。8月10日,乘有270名海军的美国“约翰·麦凯恩”反导弹驱逐舰抵达越南岷港。这是该反导弹驱逐舰首次访问越南,在岷港停留了一个星期。美国该反导弹驱逐舰在越逗留期间双方开展了搜救演习,同时进行了体育文化活动的交流。

尽管对于美国海军到越访问以及越美海军的互动活动,越南海军中将领阮文献作了以下的解释:“年初(2010年初——笔者注),美国希望值纪念越美

设立军事外交交流 15 周年之际派美国军事代表团访越，我们同意了该建议。‘约翰·麦凯恩’反导弹驱逐舰抵岷港访问是双方以前已经协商好的交流内容的一部分”，但是，正如“约翰·麦凯恩”反导弹驱逐舰的指挥官中将 Feffery Kin 对这一次访问越南所作的评价：“‘约翰·麦凯恩’号这一次的到访，对越南来说是一件具有历史意义和充满希望的事件”，“这次访问的重要的现实意义可以做这样的评价：即它为美越关系开拓了前景。两国关系长期来得到了发展，但它的新的潜能非常大……”^[10]

如上所述，越南加强与外国海军合作的目的首先是为了利用外国的海军技术增强自己的力量，其次则是通过与外国海军及共同进行海上巡逻及军演来显示自己在南海的存在分量。通过与外国军事力量的合作，可以自然地把地区内外的军事力量引进来，从而引起外部的关注，达到把南海问题国际化的目的。

此外，为了把南海问题进一步国际化，越南与在同样南海主权问题上有争议的国家菲律宾于 2010 年 6 月 10 日签订了《南海渔业合作协定》。一篇题为《在南海问题上东盟内部加强了合作：越南与菲律宾签订了渔民互助协议》的文章就此作了分析：两国将根据双方关于渔业合作的协定，开展在开发养殖水产方面的合作，相互给海上渔民以及海上救难活动提供帮助。……最近一段时期举行了一系列国际会议，越南也努力把其国际化或把南海主权争端问题在区域各种论坛上提出^[11]。

不仅如此，越南最近宣布了对外开放南部重要的海军港口金兰湾的消息。2010 年 10 月 30 日，在结束东盟第 17 次首脑会议以及其他有关会议时，越南总理阮晋勇宣布：越南将在金兰湾建设一个为越南海军服务的综合性服务中心，这一中心也将为世界各国海军（包括潜艇在内）提供服务^[12]。消息公布后，立即引起了国际舆论界的震动。越南明确表示，金兰湾将向世界所有国家的海军提供后勤技术服务，这意味着所有国家的海军都可以来往进出于该港口。众所周知，金兰湾是位于越南南部面临南海水域的一个天然良港，越美战争时期美国将其建成军事港口，在军事上占有重要的位置。越美战争结束后，前苏联海军进驻，金兰湾成为前苏联在东亚地区的一个重要的海军基地，在冷战时期发挥了重要作用。前苏联海军 2002 年撤离金兰湾之后，外国海军是否进驻金兰湾这一问题一直以来备受人们的关注。越南最近宣布金兰湾将建设为对外开放的港口，自然引起了各界人士的各种猜想。

根据越南总理阮晋勇批准的 2020 年至 2030 年金兰湾国际航空港湾的建设规划，金兰湾国际海港将服务于区域内的国际航班以及连接北部湾—越南

中部—南部的航班。至 2020 年，预计金兰湾将建成 4E 级国际航空港、I 级军事机场，可以接纳 A320、A350、B777-200ER 类型的飞机，最多可以接纳 27 架飞机、2785 名游客，年接纳客流量为 550 万人，货物量为 1 万吨^[13]。

另外，越南国防部部长冯光青 2010 年 11 月 6 日在越南国会回答记者提问时说：“越南将把金兰湾建设成为服务于世界所有国家海军（包括舰艇在内）的综合服务中心。这一中心将服务于越南海军，但也服务于世界上所有遵守越南管理规则并需要海军技术后勤以及经济船只服务的国家。但是，该建设尚处于计划投资阶段，初期阶段必须雇佣俄罗斯的技术专家帮助建设技术后勤服务的工厂。”^[14]

对越南把金兰湾建设成一个对外开放的国际性海港，可以作如下读解：越南由于自身海军力量的薄弱，需要借助国外的力量，把金兰湾建设成为现代化的海军基地，以达到加强越南海军建设的目的。同时，开放金兰湾可以使更多国家的军事力量自由往来于越南南部水域，从而达到促进海军力量发展，同时加强海上经济能力，最终把南海问题国际化的目的。

为把南海问题国际化，越南还把与中国在南海问题上的争议向外公布，试图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

中国国家地理测绘局在“天地图”网站（www.tianditu.cn 和 www.chinaonmap.cn）开通了世界地图的直通服务项目，其中标有中国南海水域分界线的九段线，线内包含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越南认为九段线的标识包括了越南的两大群岛和领海。为此，2010 年 11 月 5 日越南外交部发言人提出了抗议，指出：“中国国家地理测绘局的这一做法严重侵犯了越南对长沙群岛、黄沙群岛（即中国的南沙群岛——笔者注）的主权，越南对大陆架的国家谈判权和两百海里经济海域的主权，违反了《1982 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违反了东盟与中国之间签订的《南海各方行为宣言》（DOC）的精神。越南反对中国的这一做法，并要求中国尽快删除上述违背越南对长沙和黄沙群岛以及越南海域主权的内容，遵守两国领导人关于维持和平、稳定、不把南海争端扩大化和复杂化的共识。”^[15]

如上所述，2010 年以来，越南利用各种机会、通过多种方式，特别是通过扩大海军与国外海军的合作、将金兰湾建设成为对外开放的军事基地等行动，试图把南海问题国际化。

三 越南将南海问题国际化与其海洋经济政策

为何越南不懈地主张其对中国南海的西沙群岛

和南沙群岛的主权?为何其在自身力量难以与中国抗衡的状况下仍极力把南海问题国际化?这除了与其重视南海的经济与军事价值有着密切联系外,还与其长期以来实行的海洋经济战略有着极其重要的关系。

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越南国家统一以后越南共产党召开的历届党代会上,看出海洋经济在越南国家经济发展中占有极其重要的位置。

1975年越南实现了南北统一。随后越南共产党和政府便致力于发展海洋经济,提出许多重要的主张、政策和办法,以加强国家对海洋的管理与建设,同时希望通过在海上建立起强大、稳固的军事力量,达到在保卫其海洋权利的同时发展海洋经济的目标。

1976年越南召开越南共产党第四次党代会。会议决议提出一个在当时来说是新的经济任务,即促进海洋经济的发展。决议提到:“把全国分区规划生产以发展各地区的经济,即把全国分为:平原、中游地区、山区地区和海洋地区”,“把我国的海产业建设成为一个重要的经济领域”,“发展海洋运输船业”,提出“年捕鱼量100万吨”的具体生产指标^[16]。

对于一个连续不断地经历了30多年战争的国家来说,刚取得统一便立即提出发展海洋经济的主张,可见发展海洋经济对其经济建设来说是何等的重要。从这一点也看出,越南国内很早就发展海洋经济取得共识。

1982年越南召开越南共产党第五次党代会。会上提出发展和保卫国家的三大目标:增强生产,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改造南方的社会主义,巩固北方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全国实行社会主义,坚决保卫社会主义国家^[17]。这一时期的海洋经济,特别是水产业和航运交通业在越南经济领域占有重要位置。

20世纪80年代前中期,越南经济十分落后,国内物资严重匮乏,生产资料几乎完全依赖前苏联的进口发展经济以保障民生已经成为当时国家的首要任务。面对这一严峻的状况,越南开始了革新的时代。

1986年召开的越南共产党第六次党代会提出了“革新”路线。这是越南现代历史上一个重要的转折点。“革新”给越南各方面的发展注入了活力,带来了巨变,对越南经济发展的影响尤为显著。这次党大会提出:“我国有陆地和宽阔的海洋。我国有能力发展渔业、海上运输交通……经济与国防相结合,确立发展海洋经济为我国最优先发展的经济行业。海洋经济是食品、消费品和出口商品三大经济支柱的一个组成部分^[18]”。

在这次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会议上,越南政府第一次明确提出海洋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同步进行、互相促进的主张,进一步明确提出发展海洋经济的具体内容,可见越南发展海洋经济的具体步伐在当时已经相当的清晰化。

1987年11月30日召开的第六届越南政治局第一次会议作出了对越南总体海洋战略具有重要意义决议,即《关于保卫越南对黄沙群岛和长沙群岛的主权的决议》(06/NQ/TU)。决议重申了黄沙群岛和长沙群岛自古以来就是越南的领土,强调它们在越南建国和卫国历史中极为重要的意义,以及在越南国防、安全和海洋经济中的重要位置,因而越南要保卫长沙群岛,越南的军队要经常出现在南海中^[19]。

1988年,越南与中国在南海发生了海上武力冲突。这对于越南来说是一个严重的打击,为此,越南愈加确定了南海对其国防和战略的重要性。1989年越南增加了原油这一具有战略价值的物资的出口。原油的出口使越南开拓了一个重要的经济收入来源,原油出口在其GDP中占有相当的比例。与中国发生的海上武力冲突以及原油出口带来的经济收入,更加坚定了越南发展海洋经济的决心。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越南的海洋经济战略更进一步具体化,明确提出了发展海洋经济来巩固和保卫其国防的方针政策。

1991年越南共产党第七次党代会通过“至2000年发展海洋经济和保卫海上国家主权”的指导路线,其指导方针是“逐步全面开发海上的巨大潜力,发展岛屿经济,作领海和大陆架的主人,实现对海岛海洋经济特区的主权”。越南“七大”政治报告还提出:“综合开发海洋经济,包括养殖、捕鱼和海产加工等领域,特别是各种有出口能力的、与开发、保卫国家海域相关联的商品。”^[20]此次会议确定了越南将发展经济与国防建设、海上安全紧密结合的长期战略方针的基调,提出了有关海洋政策和国家管理海洋的新观点。自此之后,越南发展海洋经济的战略更加清晰。

为进一步落实上述第七次党代会的路线方针,1993年6月5日,越南共产党第七届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了《关于最近数年发展海上经济任务的决议》(03-NQ/TW)。决议提出:“我国的地理位置和特点以及地区的复杂背景,决定并要求我们必须把加强发展海洋经济与增强保卫主权和国家利益的能力,以及保卫海上资源、生态环境、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海洋经济国家等结合在一起同时进行”;“把我国建成一个海洋经济强国,是出于建设国家和保卫国家的需要,是我国客观条件的需要。”^[21]

1991年越南共产党第七次党代会的发展海洋经济战略明确提出把越南建成一个海洋强国的目标,与1976年提出的“发展海洋地区经济”的目标相比,可谓更清楚地显示出越南发展海洋经济思路的质的飞跃。

1994年6月23日,越南国会批准了《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1996年越南共产党召开了第八次党代会。大会在落实第七次党代会决议的任务方向、总结巩固发展海洋经济、增强海上国防安全和坚决保卫海上主权和国际利益所取得的成果的基础上,继续强调发展海洋经济的重要性,提出了以下具体目标和任务:“结合国防安全,尽可能地开发海洋潜力和海域、沿海优势;建立海上出口导向型的经济结构;形成具有扩建和新建海港,特别是集大城镇、工业区、出口保税区、旅游和贸易区于一体的海洋经济中心、深水港口经济区系统;发展各个沿海经济走廊”;明确了“海域和沿海是经济和国防安全的战略要地,这些海域和沿海有着许多发展的优势,是国家促进国际交流、吸引外资的重要窗口”^[22]。同时,大会还提出当年海洋经济的具体指标:海产品产量达1,600万吨,出口海产品10-11亿美元,开采原油1,600万吨^[23]。

把1996年越南共产党第八次党代会提出的海洋经济发展目标及任务与20年前1976年第四次党代会提出的发展目标相比较,单是海产品产量这一项就增长了16倍,可见其海洋经济发展速度之快。

1997年9月22日越南中央政治局颁发了《关于根据农业现代化方针加强海洋经济发展的指示》。

2001年越南共产党第九次党代会通过了2001-2010年社会经济发展战略,第一次明确提出关于发展海域和海岛经济的特别项目,即“建立海域和海岛经济的发展战略,发挥100多万平方公里大陆架的特殊优势,同时加强基础调查,为各海洋经济发展规划提供信息依据;促进海产的养殖、开发和加工;促进原油的勘探、开采和加工;发展海上运输;扩大海上服务网络;保护海上环境;加强出海和海上的自主权;综合发展海洋和沿海经济,开发各海口海港的区域优势以建立经济高速发展区,促进其他区域的经济的发展;在一些岛屿建立后勤根据地以便出海;把发展海洋经济与保卫海域安全紧密结合起来”^[24]。从越南的2001-2010年社会经济发展战略中可以看到,这一时期的经济战略深化了海域海岛经济的具体战略目标。这是越南把发展海洋经济战略第一次在党的文件中充分全面地表述出来。

2006年越南共产党第九届党中央委员会政治报告中明确了今后一段时间内海洋经济的指导思

想、路线和任务目标,即“发展海洋经济,建立和实施全面的、有重心重点的海洋经济战略,把发展经济与保卫国防、安全和国际合作紧密结合在一起,早日把我国建设成地区的海洋经济强国;系统地发展海港、海运、原油开采、海产加工业和航海业务;加快促进开采、海产加工业的发展;加快发展一些沿海和岛屿的经济区建设”^[25]。

2007年2月9日第十届越共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四次会议决议(09-NQ/TW)通过了至2020年越南海洋战略,其总体目标是“至2020年,努力把我国建设成为海洋强国,依海富国”^[26]。同年5月,越南颁布了《政府实施第十届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四次会议关于至2020年越南海洋战略的行动章程决议》(27/NQ-CP)。其中明确了至2020年越南海洋战略,提出了海洋经济领域的任务是:“全面建设和发展经济、社会、科学技术,加强巩固我国的国防安全,坚决维护独立以及海上主权、海域及大陆架的谈判权,依海富国强国,保护海洋环境,为2020年海洋和海湾经济发展占全国GDP的53%-55%的目标而努力”;“着重发展有潜力的海洋经济领域:航海(海港、海港服务、海运),海上资源的开采和利用,海产的开发、养殖和加工,海上旅游业和岛屿经济。着重调查全部的海域;做好有关海域谈判、解决海上争端的工作,与周边国家划定海上边界线。加强海洋国际合作。”^[27]进入21世纪以后,越南发展海洋经济的策略更加清晰化,依海富国、发展海洋经济与保卫国防相辅相成。

以上回顾了越南自1975年国家统一以后30多年来其海洋经济发展战略的形成与发展的过程。从越南海洋经济发展战略的发展来看,发展海洋经济与保卫国防是一体的。发展海洋经济为国防服务,这可以说是越南的长期国策。从这一点我们不难看出,在自身力量难以与中国抗衡的情况下,越南努力将南海问题国际化就是其一个自然的,也是必然的选择。

四 小结

本文论述了2010年越南利用担任东盟轮值主席国之机,把南海问题国际化的一系列动作,指出这是近期中越关系深层次矛盾处于微妙变动与复杂状态的最主要也是最根本的原因。越南努力把南海问题国际化与其长期以来推行的海洋经济战略中发展海洋经济与国防战略相结合的指导思想是紧密相连的。

越南2010年担任东盟轮值主席国取得了其预期的效果。它不仅促使东盟在2010年中召开了东盟以及与东盟有关的各种会议、论坛,还通过把美

国、俄罗斯等区域外大国拉进参与东盟外长论坛而巧妙地推进了东盟的大国平衡政策。通过担任轮值

主席国,越南提升了自身在东盟的影响力。越南近期的一连串动向还值得进一步关注。

【注 释】

[1] 参见“Ph t b i u cua Thu tu 'ng Ch nh phu Nguy n T¹/₂n D¹/₂ng t a i L¹ kh a i m , a c H¹/₂ i ngh i C¹/₂ p cao ASEAN 16” (《第16届东盟首脑会议开幕式上越南政府总理阮晋勇的发言》), http://asean2010.vn/asean_vn/news/33/2DA90F/Phat-bieu-cua-Thu-tuong-Chinh-phu-Nguyen-Tan-Dung-tai-Le-khai-mac-Hoi-nghi-Cap-cao-ASEAN-16 08/04/2010

[2] 参见“N¹/₂ i dung ph t b i u cua Thu tu 'ng Ch nh phu Nguy n T¹/₂n D¹/₂ng t a i H o p b o k t th c H¹/₂ i ngh i C¹/₂ p cao ASEAN 17 v c c C¹/₂ p cao li n quan” (《第17届东盟首脑会议及东盟与对话伙伴国系列峰会闭幕式上越南政府总理阮晋勇的讲话内容》), http://asean2010.vn/asean_vn/news/36/2DAAA3/Noi-dung-phat-bieu-cua-Thu-tuong-Chinh-phu-Nguyen-Tan-Dung-tai-Hop-bao-ket-thuc-Hoi-nghi-Cap-cao-ASEAN-17-va-cac-Cap-cao-lien-quan-Th-bay 30/10/2010

[3] Nguy n T¹/₂n D¹/₂ng “ASEAN v T¹/₂ng Qu¹/₂c s¹/₂m h o p v v¹/₂ n 7 b i n Đ¹/₂ng” (阮晋勇:《东盟与中国将尽早讨论东海问题》), <http://phapluat.vn/20100409113013464p0c1013/asean-va-tung-quoc-se-som-hop-ve-van-de-bien-dong.htm> 04/10/2010

[4] H¹/₂ng Nga “V i t Nam quy t th c 7 y chu 7 B i n Đ¹/₂ng” (红俄:《越南决心推进东海主题》), http://www.bbc.co.uk/vietnamese/vietnam/2010/04/100407_viet_bien_dong_asean.shtm 04/10/2010

[5] “Tuy n h¹/₂ ASEAN v h o p t m k i m v¹/₂ c u n a n g u i i v¹/₂ t h u y n g¹/₂ p n a n t r n b i n” (《东盟关于搜救海上遇难船只和人员的合作宣言》), <http://www.baomoi.com/Info/Tuyen-bo-ASEAN-ve-hop-tac-tim-kien-va-cuu-nan-tren-bien-cac-tinbai-moi-nhat/122/5093826.epi> 27/10/2010

[6] 同 [1]。

[7] X. L i n h “A S E A N u n g h¹/₂ s¹/₂ng k i n c u a V N v c u t r o t r n b i n” (X·伶:《东盟拥护越南关于海上救难合作的创议》), <http://vietnamnet.vn/chinhtri/201007/ASEAN-Thuc-day-vai-tro-Tuyen-bo-ung-xu-Bien-Dong-923363/> 19/07/2010

[8] Ph ng Quang Thanh “K¹/₂ng n¹/₂ c n¹/₂o 7 u o c l o i n u b i n Đ¹/₂ng m¹/₂ t¹/₂n 7 i n h” (冯光青:《如东海不稳定,没有哪个国家获利》), <http://vnexpress.net/GL/Xa-hoi/2010/05/3BA1BB7E/> 12/05/2010

[9] Nguy n V¹/₂n H i n “H a i q u n s¹/₂ c¹/₂ g¹/₂ng 7 n g u d¹/₂n a n t o n k h i r a k h o i” (阮文献:《海军将努力保卫渔民出海安全》), <http://vnexpress.net/GL/Xa-hoi/2010/05/3BA1C3E3/> 26/06/2010

[10] “V i t Nam - H o a K y d i n t¹/₂ p h a i q u n” (《越南

美国海军演习》), http://www.laodong.com.vn/Tin-Tuc/Viet-Nam-Hoa-Ky-dien-tap-hai-quan/9031_12/08/2010

[11] “VN v¹/₂ P h i l i p p i n e s h o p t m k i m v¹/₂ c u n a n g u i i v¹/₂ t h u y n g¹/₂ p n a n t r n b i n” (《越南菲律宾合作东海渔业》), http://www.bbc.co.uk/vietnamese/vietnam/2010/06/100629_vn_philippines_fishing.shtm 29/06/2010

[12] 参见 Nguy n T¹/₂n D¹/₂ng “V i t Nam s¹/₂n s¹/₂ng c u n g c¹/₂p d i c h v u c h o t u h a i q u n c u a t¹/₂t c a c¹/₂ q u¹/₂c g i a k c a t u n g¹/₂m t a i c a n g C a n R a n h k h i c y u c¹/₂u” (阮晋勇:《越南随时准备给在金兰湾港有需求的包括潜艇在内的世界上所有国家的海军提供服务》), <http://news.ndhuan.com/viet-nam/san-sang-cho-tau-hai-quan-nuoc-ngoai-va-cam-ranh-262737/> 30/10/2010

[13] 参见 VNN, “S¹/₂n s¹/₂ng c h o t u h a i q u n n u c n g o i v o C a n R a n h” (VNN:《金兰湾随时对外开放》), <http://bee.net.vn/channel/1987/201010/San-sang-cho-tau-hai-quan-nuoc-ngoai-va-Cam-Ranh-1775910/> 31/10/2010

[14] Đ. a i t u ' n g Ph ng Quang Thanh “B¹/₂ t u ' n g B¹/₂ Qu¹/₂c ph ng C a n g C a n R a n h s¹/₂m a n g l a i n h i u l o i c h”, B o Q¹/₂ND - T h ' H a i (冯光青:《金兰湾将带来许多利益》,《人民军队报》), 01/11/2010

[15] U y b a n B i n g i i Qu¹/₂c g i a - B¹/₂ Ngoai g i a o “V i t N a m y u c¹/₂ u T¹/₂ng Qu¹/₂c g¹/₂ b o c c d u l i u v i p h a m c h u q u y n c u a V i t N a m t¹/₂ i b a n t¹/₂ t r i c t u y n M a p W o r l d” (越南外交部国家边界委员会:《越南要求中国删掉在网上世界地图上标有违反越南主权的资料》), http://suctrenhanvan.edu.vn/nhanvan/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330_vit-nam-yeu-cu-trung-quc-g-b-cac-d-liu-vi-phm-ch-quyn-ca-vit-nam-ti-bn-trc-tuyn-map-world&catid=37_bin-o-que-hng 06/12/2010

[16] Dang Cong San Viet Nam, “B a o c a o c h i n h t r i c u a D a n g t a i d a i h o i d a i b i e u t o a n q u o l a n t h u 0, V a n k i e n D a n g t o a n t a p, t a p 3 7, t 6 7 0” (《越南共产党第四次党代会文件》,《党文件全集》第37卷第670页).

[17] Dang Cong San Viet Nam, B a o c a o c h i n h t r i c u a D a n g t a i d a i h o i d a i b i e u t o a n q u o l a n t h u 1 (《越南共产党第五次党代会文件》), NXB Su that

[18] Dang Cong San Viet Nam, B a o c a o c h i n h t r i c u a D a n g t a i d a i h o i d a i b i e u t o a n q u o l a n t h u 2 (《越南共产党第六次党代会文件》), NXB Su that

[19] 参考 Nghi quy¹/₂t cua B o c h i t r i “v e v i e c b a o v e c h u q u y e n c u a V i e t N a m d o i v o i h a i q u a n d a o H o a n g S a v a T r o n g S a, t a n g a u o n g s u c o m a t c u a V i e t N a m t r e n c a c d a o v a b i e n t h u o c c h u q u y e n”, 06/NQ/TU ng y30/11/1987 (1987年11月30日越南政治局《关于保卫越南对黄沙群岛和长沙群岛的主权,加强

越南在自我所属主权海域和岛屿的作用的决议》)。

[20] Dang Cong San Viet Nam, *Bao cao chinh tri cua Dang tai dai hoi dai bieu toan quo lan thu X* (《越南共产党第七次党代会文件》), NXB Su that

[21] 参考 *Nghi quy t so 03/NQ/TW cua Bo Chi tri ve mot so nhien vu phat trine kinh te trong nhung nam tuoc ma* (1993年 6月 05日越南政治局《关于近年发展海洋经济的任务的决议》)。

[22] Dang Cong San Viet Nam, *Bao cao chinh tri cua Dang tai dai hoi dai bieu toan quo lan thu 0* (《越南共产党第八次党代会文件》), NXB Su that

[23] 同 [22]。

[24] Dang Cong San Viet Nam, *Bao cao chinh tri cua Dang tai dai hoi dai bieu toan quo lan thu 0* (《越南共产党第九次党代会文件》), NXB Su that

[25] *Bao cao chinh tri cua BCHTU Dang Khoa 0* (《越南共产党第九届中央委员会政治报告》)。

[26] Ta Quang Ngoc, “Viet Nam som tro thanh mot quoc giam anh ve bien va giâu len tu bien” (谢光玉:《为越南尽早成为海洋富国, 依海富国富国的国家而努力》), http://www.tapchiconsan.org.vn/details.asp?Object=4&news_ID=17756362_17/07/2007

[27] 参见 *Nghi quy t se 27/2007/NQ-CP ng y 30/5/2007 cua Ch nh phu v Chu'ng trnh h nh Tng cua Ch nh phu thu'c hi n Nghi quy t se H E i nghi Trung u'ng l'n th' 4 kh a X v Chi n lu'c bi n Vi t Nam 7 n nãm 2020* (越南颁发的《政府实施党第十届第四次中央委员会会议关于至 2020年越南海洋战略的行动章程的决议》), http://www.thuvienlur.at.com/chitiet.asp?id=23618_30/07/2009。

【责任编辑: 吴宏娟】

(上接第 16页)

【注 释】

[1] James C. Scott, “Patron-Client Politics and Political Change in Southeast Asia”,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1972, Vol. 66, p. 91.

[2] 张立鹏:《庇护关系——一个社会政治的概念模式》,《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5年第 3期。

[3] Manuel Caoili, “The Philippine Congress and the Political Order”, *Philippine Journa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Jan. 1986, p. 30.

[4] Willem Wolters, “Politics Patronage and Class Conflict in Central Luzon”, *New Day Publishers*, 1984, p. 187.

[5] Nathan Gilbert Quinpo, “Oligarchic Patronism, Bossism, Electoral Clientelism, and Contested Democracy in the Philippines”, *Comparative Politics*, January, 2005, pp. 232–235.

[6] (新西兰) 尼古拉斯·塔林著, 贺圣达等译《剑桥东南亚史》(上册), 云南人民出版社, 2003年, 第 371–372页。

[7] <http://class.csueastbay.edu/anthropologyuseum/virtmus/Philippines/Peoples/Tausug.htm>, Tausug People, 2008–04–05.

[8] 同 [6], 第 329页。

[9] Wilfredo Magno Torres III, *Rido: clan feuding and conflict management in Mindanao*, Makati City: The Asia Foundation, 2007, p. 16.

[10] 朱进佳:《简述菲律宾左翼的状况》, <http://www.wyxsx.com/Article/Class20/200910/110778.htm>, 2009

– 10– 25。

[11] James Scott, “The erosion of patron-client bonds and social change in rural Southeast Asia”,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 32, No. 1, 1972, p. 12.

[12] Catherine Porter, “Philippine Labor Policy in the Making”, *Far Eastern Survey*, Vol. 9, No. 8, 1940, p. 88.

[13] Catherine Porter, *ibid.*, p. 4.

[14] Leo C. Stine, “Philippine Labor Problems and Politics”, *Far Eastern Survey*, Vol. 18, No. 14, 1949, p. 164.

[15] Cristina Jayme Montiel and Victoria Marie Ching-bian, “Political Psychology in the Philippines”, *Political Psychology*, Vol. 12, No. 4, 1991, p. 768.

[16] O. TERNQUIST, “Democratic ‘Empowerment’ and Democratization of Politics: Radical Popular Movements and the May 1992 Philippine Elections”, *Third World Quarterly*, Vol. 14, No. 3, 1993, p. 511.

[17] Distust high for Philippine president Arroyo survey, <http://www.zimbio.com/Philippine+Politics/articles/w-PgE2LjY1q/Distust+high+Philippine+president+Arroyo>, 2010–02–24.

[18] Agence France Pressen, Philippines rules out Muslim peace accord under Arroyo, <http://www.abs-cbnnews.com/nation/03/09/10/philippines-rules-out-muslim-peace-accord-under-arroyo>, 2010–03–09.

【责任编辑: 吴金平】